



## 城市笔记

## 风雪夜归人

文/王玉美

铅灰色的云层沉甸甸地压在天际，寒风卷着细碎的雪末子，在街巷间呼啸穿梭。暮色四合时，雪终于落得酣畅，一片片鹅毛似的雪花，将城市的轮廓晕染得模糊而温柔。我站在社区服务中心的窗前，望着窗外越来越浓的夜色，心里惦记着独居的张奶奶。

下午接到网格员的电话，说张奶奶的高血压药吃完了，子女都在外地，老人腿脚不便，没法出门买药。我揣着药盒，裹紧羽绒服冲进风雪里时，天还没完全黑透。没想到这雪越下越急，等我把药送到张奶奶手里，又帮她检查完暖气、灌满水壶，夜色已经像墨汁一样泼满了天空。

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往家走，风雪打在脸上，冰凉刺骨。路灯昏黄的光晕里，雪花翻飞如蝶。我缩着脖子往前走，忽然看见不远处的路口，有个佝偻的身影在雪地里挪动。走近了才看清，是小区门口修鞋铺的老王师傅，他正推着一辆装满修鞋工具的手推车，一步一滑地往前挪。

“王师傅，这么大的雪，怎么还不收摊啊？”我喊住他。

老王师傅转过身，冻得通红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，眼角的皱纹里积着细碎的雪粒：“今儿下午有个学生娃，把棉鞋送来补鞋底，说明早要穿。我寻思着，晚点儿就晚点儿，总得给人家补好。”他拍了拍手推车上的工具箱，声音里带着一股执拗的认真。风更紧了，卷起地上的积雪，打在车篷上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。老王师傅拉了拉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，又紧了紧车把手：“你看这雪，怕是要封路了，得赶紧往家赶。”

我看着他单薄的身影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暖流。主动上前帮他扶住车把：“王师傅，我帮您推一段吧。”

雪地里的路格外难走，车轮碾过积雪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我们俩一左一右，弓着身子往前推，呼出的白气很快就在冷空气中消散。老王师傅告诉我，他的修鞋铺开了20多年，从年轻力壮的小

伙子，到如今两鬓染霜的老人，守着这个小小的铺子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，也迎来了一代又一代街坊。“修鞋这活儿，看着不起眼，可谁家还没双舍不得扔的鞋呢？能帮大家把鞋补好，让他们穿着暖和鞋走路，我心里就踏实。”

聊着天，脚步似乎轻快了些。路过街角的便利店时，我看见店里亮着灯，老板娘正站在门口，踮着脚望向路口。老板娘认识我们，笑着朝我们挥挥手：“进来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！”

推开门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老板娘麻利地倒了两杯热茶，又端出一盘刚煮好的红薯：“这么大的雪，你们还在外头奔波，真是辛苦了。”她告诉我们，店里的暖气一直没关，就是想着万一有晚归的人，能进来躲躲风雪。

窗外的雪还在下，屋内的灯光却暖得让人安心。老王师傅捧着热茶，脸上的笑容格外舒展。我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，忽然觉得，这风雪夜归的路上，从不缺温暖的灯火。

喝完茶，雪势渐小。我和老王师傅告别了老板娘，继续赶路。月光透过云层，撒在积雪上，泛起一层朦胧的银光。远远地，我看见家里的窗户亮着灯，橘黄色的光芒在风雪中闪烁，像一颗温暖的星星。走到楼下时，老王师傅冲我摆摆手：“姑娘，快回家吧，家人该等急了。”他推着车，慢慢走向巷子深处，身影渐渐融入夜色，却在雪地里留下一串清晰而坚定的脚印。

我站在楼下，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心里满是感动。风雪夜归的人，各有各的奔赴，各有各的坚守。有人为了一份承诺，在寒夜里奔波；有人为了一份责任，在风雪中守候。这些平凡的身影，就像黑夜里的点点星光，照亮了回家的路，也温暖了这座城。

雪落无声，夜色温柔。我踩着厚厚的积雪，走向那扇亮着灯的窗户，心里揣着浓浓的暖意。原来，最动人的风景，从来都在这风雪夜归的路上。

## 生活拼盘

## 冬至的味道

文/冯艳丽

牵挂是藏在时光的暖，轻轻一捻，便漫出满心的温柔。儿子上大二，已两月未归，备考之余，总是念叨家乡的美食。眼看就是冬至，我心里的思念更疯长。周五下班，我便去学校接儿子，公公依旧也坐在车上，一路高速，一个多小时就见到了儿子。

儿子说：“就馋罕井公园门口夜市的味儿。”车子便缓缓停靠在公园门口，夜市里人声鼎沸，烟火气袅袅升腾，酸辣米线的酸爽、炸串的焦香、爆肚面的醇厚，一股脑钻进鼻腔。儿子吃了他最爱吃的酸辣米线、炸饼夹菜、爆肚面，还要了烤面筋。平日常为了控制体重，我晚饭向来不吃，却在儿子狼吞虎咽的模样里破了例，也忍不住大快朵颐，被这烟火味填得满满当当，快快乐乐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们又开始琢磨起第二天的早餐。白水包子、羊肉泡馍、葫芦头，每一种都是家乡的味道，都让人垂涎三尺，最让人惦记的无非就是火锅——而冬至不吃饺子，总让人有点遗憾。

往年冬至都会吃饺子，今年我却想过个别样的团圆节：借冬至这个节气把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，吃吃饭，聊聊天，该多好。

北方人冬至吃饺子是刻在骨子里的习俗。老辈人说：“冬至吃饺子，不冻耳朵。”这是纪念医圣张仲景“驱寒娇耳汤”的古老智慧；可又想让大家在冬日里尝尝火锅，鲜汤底涮着各色食材，暖身又暖心。鱼和熊掌如何兼得？我灵机一动，便有了两全之策：提前包好饺子带去火锅店，两样都不误。饺子配火锅，团圆味更浓。

这个主意让我满心欢喜，当即就开始挨个询问家人的口味。儿子脱口而出：“我要吃韭菜鸡蛋馅的。”父亲慢悠悠道：“还是萝卜馅的对我胃口。”问到侄媳时，她说既不吃韭菜鸡蛋，也不爱萝卜馅，我便笑着应下：“那咱就再加个大肉馅的，保准人人都有爱吃的。”我把这个计划告诉正在忙碌的老公，他皱着眉劝我：“三种馅呢，你一个人忙活，太累了。”我却摇摇头，心里揣着满满的期待：“没事，为了一家人能吃得开心，再累也值得。”人只要心里装着亲情，连忙碌都成了一种快乐。

冬至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便带着儿子采购食材：鲜嫩韭菜、水灵萝卜、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满满两大袋都是心意。回到家，我系上围裙，一头扎进厨房，厨房很快成了温馨的小天地。择菜、洗菜、剁馅、调味，案板上的菜刀笃笃作响，碗碟碰撞出清脆的声响，儿子和侄女也在一旁帮忙打下手，剥蒜、递调料，小小的厨房里，满是温馨的烟火气。韭菜鸡蛋馅鲜香扑鼻，萝卜馅清爽可口，大肉馅醇厚浓郁，三种馅料各有风味。擀皮、包馅，手指翻飞间，一个个圆润饱满的饺子排起长队，下锅后浮起晶莹剔透的模样，像极了承载团圆的小元宝。水烧开，饺子下锅，翻滚的水花裹着饺子上下浮沉，待到一个个都浮上水面，变得晶莹剔透，就捞出来沥干水分，小心翼翼地装进盘子里。

提着打包好的饺子，我们直奔火锅店。包厢里，家人们早已等候多时，大人们聊着家常，孩子们玩耍。鲜嫩的肥牛卷、脆爽的毛肚、绿油油的蔬菜，还有孩子们喜欢吃的甜点和水果，各种汤底咕嘟咕嘟冒着泡，再摆上三盘不同馅料的饺子，甜香、鲜香、肉香混着火锅的热辣滚烫，暖意瞬间溢满全屋。

满座欢笑声中，所有的牵挂与思念，都在这热气氤氲中化作了眼前的圆满。原来最动人的幸福，从不是山珍海味，而是一家人整整齐齐，守着烟火气，让传统习俗与家常滋味相融，在岁岁年年的相伴中，品味最简单也最绵长的团圆时光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